

JUN 17 1948

每逢星期六出版
主編者 陳翰伯
發行者 孫伏園

文匯報

中外出版社

上海 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重慶 美事校場九七號
北平 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漢口 交通路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出版
本報另售圖書一百四十元

週報

上海編印 北平航空版

贈閱

本期刊要目

國內	國際
國際和平的新危機……………二六二	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二六三
要求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新階段……………二六六	政治犯張學良……………二六六
驚人的陪都血案真相……………二七〇	記救國會領袖沈鈞儒先生……………二七四
怎樣讀書？如何團結學生？……………二七五	文化的「禁城」……………二七六



改造

13

第六卷 第四十期

北平圖書館藏



國際



★ ★ ★ 國際和平的新危機

雲步

作者在這篇文章里，指出了英美等盟國的一強權政治，與持帝國主義政策，企圖強逼甚至壓制蘇聯，這是國際和平新危機的重大因素。要弄清這種危機，主要的關鍵，是在美國的手里，所以作者說：「美國和蘇聯能否調協是和平的決定因素。」這是千萬萬萬的！

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英美兩國之間有四次公開協定，是完全拋開蘇聯而訂立的。它們是：

- (一) 英美貸款協定
- (二) 英美關於巴力斯坦的協定
- (三) 英美石油協定
- (四) 英美關於原子彈的聲明

這四項重要協定的締結，表明英美兩國在戰後世界外交上，一般地結成一種共同戰線，而與蘇聯相疏隔。當戰後新世界的和平最需要英美蘇三國繼續合作爭得和平的大局，結締而來共同奮鬥的時候，這種新的縱橫揮灑，實不是和平不構成一種重要的威脅。

固然，美對英貸款協定本是兩國之間的事，蘇聯既不能給與，亦不受取，無須參與這個談判。但另外三項文件，都不能不證明蘇聯毫無關係。

例如關於巴力斯坦英美協議成立由兩國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這就已然受到蘇聯報章嚴厲的批評。巴力斯坦的問題包括阿拉伯問題、猶太人的處理、經濟撫養、託治諸問題在內。而這些問題無一不是蘇聯所密切關心的。

英美石油協定主要是瓜分近東油田的勾當，更顯然觸及到蘇聯關係最微妙的部份。石油協定是英國對美國貸款的一項報關；同時也是英國把美國拖到近東來，以與加拿大國對蘇政治經濟鬥爭的聲勢之一種險惡計策。這個計策現已獲得相當的成功。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美國支持英反對蘇聯「干涉伊朗內政」，就是極明顯的例證。大英

帝國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感到自己已近窮途的地位非常孤立，拿一盞油水來買通美國，使它也能對近東感到深厚的興趣。但是這些計謀忽略了一個根本的考慮，就是因此而生的蘇聯的疑忌和恐懼。在這裏，英美與蘇聯之間開闢一道鴻溝，而對未來的世界和平投下一塊極大的暗影。

至於英美加的「原子彈聲明」更是一件拙劣的文件。這個文件就是警告蘇聯：「你看！原子彈現在握在我們手裏。你更想知道嗎？那要，你就必須乖乖地聽從我們的話！」原子彈不該而且不能保持秘密，已經美國所有大科學家一致聲言呼籲。最近加拿大開辦「原子秘密被洩露」的混亂局面，恰好是「原子外交」的絕妙諷刺。

在一九四五年終了之時，貝爾格羅和貝文斯與莫斯科。這一次會議的繼續當說和了英美對蘇聯的緊張關係。但是從和的程度不大，無論如何，還不能抹去上述四項文件所投下的暗影。莫斯科會議打斷了英美蘇之關係，個次場的組織。一個是共同管轄日本問題——由於麥克阿瑟的包圍政策，這一協議至今還只有很少的事實進展。一個是朝鮮的委託制，以五年為期。對於東南歐的保護，要算是最成功的了。羅馬斯柯會議之後，三國外長實現打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匈牙利政治僵局。

但是到聯合國大會已在倫敦一開幕，英美美已建立起來的共同陣線，且便和蘇聯形成對立態勢。在會議開幕期間，幾乎沒有一次爭執不是英美以法在一方面，和蘇聯對立的。這種，至少到目前為止，人類熱烈期待足以保證和平正義的聯合國機構，便顯得僅僅不過是一個外交戰場而已，而且相度地更增加了人們對於各大國通過維持聯合國機構和解決紛爭的疑慮。

首先是伊期問題，伊期前內閣提出控訴蘇聯案，英國外長貝文斯全力支持，並責難蘇聯何以不許伊期政府派兵制滅亞塞爾蘇聯的「叛亂」。美國雖未積極表示，但消極地維護英國的立場。當伊期內閣倒台，新總理巴勃維已當即令伊代表團撤回對蘇控訴案，即進行直接談判後，美國還提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保留問伊期問題之權。

蘇聯開始反擊時，提出英國應自希臘和荷屬東印度撤兵案。英蘇間的幾場激辯是非常精彩的。英國辯護它在希臘和荷印的罪行，完全得到美國的支持。蘇聯和烏克蘭共和國代表團要求安全理事會遣代表團到希臘和安

白地地帶。英國則覺此事不必。美人的這一舉動，無疑地使它在殖民地人民面前的聲譽降低了許多。

爭論希臘問題時，英國自辯是希臘政府的要求。美國支持這些理由，或者還可以自圓其說。但是上星期兩個獨立國家——希臘和黎巴嫩——是要求英法自它們本土撥兵時，美國也無恥地支持英國的立場，無恥地放棄了帝國主義的旗幟。不僅有美加東英國對希臘的地位，他自己放棄了支持正義和平的立場。無怪乎當美國提出英法從從都撤兵的提案，被安全理事會通過時，蘇聯要動用常任理事的否決權了。美國可以看到蘇聯這一着，而還提出那樣笨拙的提案，實應負起主要的責任。

關於希臘、荷屬東印度、敘利亞、黎巴嫩這一串案件，安全理事會不能站在大西洋彼岸和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上作積極的決定，則今後聯合國機構的存在究竟有多大價值，不能不叫我們重新估一估計了。

這一串問題的發生包含着兩方面的意味：一方面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地帶和保護地的統治；另一方面是英美列強以強權政治來孤立階級專制。

站在前一個意味上，聯合國機構倘若不能幫助殖民地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還不被其得到「選擇他個自己願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權利」，（如安全理事會迄今為止所表現的！）那麼，這個世界是不會有和平的希望的。

站在後一個意味上，繼續政治和利用小國保持優勢的策謀，正是過去國聯機構的最大缺點。「前車之鑒，後車之鑒」。國聯的失敗以及第二次大戰的爆發，正是這些帝國主義策謀的結果。

但是近更遠的十多年間，世界已經大大改變了。一九二一年國聯大會開幕時，蘇聯還只是一個孤島般的嬰兒，現在它却是佔地球六分之一面積的龐大社會主義國家。它曾幫助蘇聯，在德皇全盛時期的全力攻擊。今天世界的任何重大問題若不承認蘇聯的協力，決不會得到圓滿的解決，這正是蘇聯對國際公認的事實。

同時，殖民地解放的火炬也已普遍燃燒起來。俄國的獨立已然是個既成事實。印度內陸人民獨立運動也證明不是英國飛船大炮所能撲滅的了。朝鮮正展開全面的新鬥爭。馬來亞也不再是寧靜的樹膠園了。沿紅海和波斯灣兩岸廣泛的反英運動正在奔騰澎湃的展開。英國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塞浦路斯、埃及、希臘等地的駐兵如不及早撤退，恐怕連那都保不住。大火已燃。

今天更主要問題是在美國爭奪。美國和蘇聯能否協同倒是和平的決定因素。倘若這兩個國家沒有正確衝突的整理理由，但是美國國內的輿論和它的巨額軍費，終以為扶持英國（不管怎樣帝國主義）來打蘇聯。倘若它和平的對英政策在軍事上。

一九四五年，二一九。

特
譯
稿

歐洲極左的和極右的政黨為甚麼能够合作？

Y. Y 稿

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以後，歐洲各國的極左和極右的政黨都能團結合作了，能够合作的基礎，是由於這次戰爭的鍛鍊，把頑固的保守黨派淘汰為新的保守黨派，過去，他們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現在他們只說反馬克思主義而不反對社會主義。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法國保守的天主教政黨的議員，如今一致贊成銀行國有。就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天主教政黨，也贊成獨立工業國有，擁護社會改革的主張了。再就各國共產黨保守的農民黨來說，他們以前從來不跟社會合作，更不與共產黨合作，可是現在不但和社會黨合作，而且跟共產黨攜手了。這可以說是時代變了，頑固的黨向進步，進步的提攜落後的，他們在互相容忍和互相讓步下團結合作。

今天，歐洲的政治左傾，我們不但可以從左派政黨的勝利看出，而且可以從以前保守黨的黨向進步這一層看出。好比如法國吧，以前清晰的保守黨派，幾乎完全消滅。新的保守黨派，是以天主教的人民共和運動黨做中樞。這個天主教政黨，是反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反社會主義。他們的議員，一致的贊成銀行國有。不但法國是這樣，在歐洲別國的國家，天

印度人民爭取獨立鬥爭

深的鐵軌於國民人萬千八萬萬三度印使已，荒煙的重難！機危着臨面正度印
十八有已，爭鬥的治統國英對反們他。果結的治統國英是屬鐵軌以所之們他。滿
不絕，立獨得獲不們他勢形着，了烈激爭鬥英反民人度印，天今。了史歷的年幾
。就時史了作，爭鬥英反的民人度印把，中章文篇這在者作！的爭鬥止停猶

印度在動亂中。印度問題正引起全歐人士注視。紐約「泰晤士報」特派員曾寫過這樣一篇通訊，他說：

印度之水不靜止的國水。一種強大勢力正驅使三萬萬八千萬人民，在騷擾與仇視的雲霧中，摸索政治上的出路。印度下層階級的貧困，便成爲印度政治的動力。印度農民每年收入祇約二十五元（按：指美元）左右；水牛缺少糧食達三百萬頭，如無輸入補足，全國發生飢饉乃屬必然之事。印度國民大會認爲：英人一日不離印度，任何政策，都屬枉然。（見二月十三日「紐約泰晤士報」）

印度局勢，我們從加爾各答、孟買、孟加拉、錫蘭各地人民的暴動、工人罷工和示威遊行看來，的確非常嚴重。英國國會代表團在印度已考察完畢，代表團認爲印度之獨立已告成熟，其中一代表且表明：印度必須在年內獨立，否則，他們在極短期間，也要踏上獨立的途徑。我們知道：印度人民要求獨立已經進行了八十幾年的鬥爭。一八八〇年之後，印度國民大會產生了一九〇〇年起，印度民族革命運動開始向

主教的政教，也都護社會改革，國營事業，和以前被認爲社會主義的事情。這些事情，現在是被認爲改善下層階級的舉動。

天主教政黨在法國和別的國家之所以得勢，是有他的原因，就是說：歐洲一般的國家都趨向「守派」的，現在必須找出一個沒有附屬派別或是法西斯化的政黨，結果天主教政黨就當選了。天主教政黨曾經被法西斯主義所譴謗，曾經產出不少秘密抗戰的領袖。歐洲各國趨向保守主義的，除了天主教政黨之外，再沒有甚麼了。所以法國、義大利、奧國、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各國，或是純粹的天主教政黨，或是天主教化的農民黨，就都增加了力量。連以前和教會沒多大關係的實業界，也都投了天主教政黨的票。甚至於大地主們，都投入了主張改革土地的農民黨，因爲比較起來，在他們國家裏，農民黨還是較保守的政黨。

天主教政黨得勢的另外一層原因，就是經過了一陣兵戈慘禍，人們都比較有宗教思想的原故。

另外還有一件有趣的現象，就是天主教政黨和農民黨，不但對以前所痛恨的社會黨提出合作，而且對共產黨提出合作。法國的天主教黨，就是和社會黨共產黨合作。奧大利的天主教黨，把辦了大多數的票數，共產黨失敗得利害。可是天主教黨，在政府里也編致了共產黨人物。這大概是因爲天主教黨要先得得到極端左派的擁護，才敢負起責任。現在歐洲，任何政黨，不敢在共產黨的注目之下，自己治理國家。（美「聖路易郵報」記者（Donall Bell）作）



歡迎試閱！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前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要求印度助戰，並允諾在戰後給予自治領地位。這就激發了，英印同盟會。印度人民對英反對，在一九一九年爆發了著名的民族自決運動。當時，國民大會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從而吸收了工人和農民，而國民大會注入了新血液，它的作用加大了，不久成爲統一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機構。

一九二〇年，甘地提出了一非武力的反抗運動，「推行一個「不合作，非暴力」反對英國的鬥爭方案，首先在孟買發動，漸次擴大到整個印度，一九二二年達到最高峯，給予英國統治印度的很多難題。

一九二二年，不合作的反英運動消沉了。國民大會從此分裂爲獨立與保守兩派，其內部門爭日趨尖銳，一九二五年這種鬥爭達於高潮。一九二七年底，國民大會的未來領導者——尼赫魯從歐洲回到印度，他與國民大會獨立派組織獨立同盟，以代表勞動人民力量的姿態而出現，在馬德拉斯舉行第一次大會，決議以爭取印度民族完全獨立爲總目標，並多加國際反帝同盟。這是印度國民大會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一九三〇年之前，印度青年運動隨著工農鬥爭之展開而蓬勃起來，這時，他們提出了在印度實行社會主義的要求。政治鬥爭在全印度擴大着。各大城市不斷發生罷工事件，各個農村接連着反抗租稅的鬥爭，各個學校實行罷課。一九三〇年，印度人民的反英運動有驚人的發展，他們的政治要求愈爲具體——即是政治獨立。

但是，這個時期的國民大會還沒有很明確的政治綱領，還沒起積極的領導作用，尤其是它沒訂與廣大人民發生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使印度人民的反英運動失掉了領導中心，不久，印度民族運動就轉入了低潮。

一九三五年至三十七年間，是國際間反侵略反法西斯一戰線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實際領導印度國民大會的是尼赫魯；他提出了一「印度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開始與印度各黨派實行合作，不久，這種合作把印度各黨派團結在國民大會的周圍，形成一條反英的統一戰線。從此，印度國民大會變成了堅強有力的組織。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印度爲參戰國，在英國國會裏修正了「印度政府法案」，祇十一分鐘就通過了它，並授權印度總督強制執行。同時也通過了「印度國防法」，它明文規定：建立印度政府的中央集權，禁止印度人民集會和反戰宣傳，一經違反「印度國防法」，立即遭受逮捕、拘禁、充軍或處死。英國政府對印度這種措施，激怒了全印度人民。

印度國民大會首先反對，同時鄭重要求：英國政府要明白宣布它的作戰目的；並堅決反對未經印度人民同意即把印度作爲參戰國。國民大會當時提出如下的具體要求：

(一) 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印度，由它自願與任何民主國家締結軍事協定，以抵抗侵略者；

(二) 與任何民主國家自由進行經濟合作，以建立民主的世界新秩序。

最後並表明：印度人民只有在自由獨立的條件下，纔自願的參加戰爭。

英國政府當然不接受印度國民大會的這種要求，它仍用「戰後給予印度自治」的諾諾言，來答覆國民大會；並提議把現存的印督行政會議擴大爲廣泛的諮詢機關。印度國民大會拒絕了這個提議。

印度既被宣佈爲參戰國，於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被進一步的受限制。民衆團體的活動遭禁止，工農運動被停止。這是印度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孟買約十萬學生和九萬工人發表公開宣言：反對印度參加戰爭，並召開了市民大會，在大會上通過立刻廢除印度總督所頒布的「非常時期法」的決議；要求印度馬上獨立。

印度人民反英鬥爭如火如茶的發展着。不久，印督林里賽哥發表了「白皮書」，其中說明：英國政府將依照一九一九年以後所頒布的各种法案，準備在戰後給予印度以自治領地位。國民大會堅決反對林里賽哥的「白皮書」，大會執行委員會以八十八票對五十八票通過：「印度必須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的決議。

英印關係惡化從此開始了，於是英國政府乃頒佈「授權印度政府阻止任何反叛行爲或企圖」的法令。一九四〇年春，林里賽哥重新與國民大會領袖談判，再宣布：戰後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而印度國民大會亦再重申接受自治領地位的意思，並提出印度須完全獨立及建立臨時政府的主張。

英印談判破裂了。國民大會授權甘地，推行不合作運動，這個運動一開始，全印就熱烈響應了。工人和農民普遍的發動了罷工、罷耕和罷市的鬥爭，城市與農村到處發生了不合作運動。印度政府乃以高壓政策來回答它。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逮捕國民大會領導者——尼赫魯、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五個省議會主席、四個省長、十一個部長。之外，還有一百多重要人員，都入獄了。英印事態嚴重化。

然而，英國對白度的高漲政策獲得了甚微效果呢？主要是在印度運動員工作獲得了進展。當時英軍當局緊張，英國對印度所要求的是非常之大，它造成了在印度運動員的便利，愈使英印關係好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便引起了尼赫魯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展開，新加坡陷落，印度洋海關，戰火迫近了印度之大門；英印關係甚不能不改善了。但是，英國政府仍保持其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廿六民主國發表了「反軸心宣言」，英國允許印度獨立列為一國軍隊，但此舉並沒有激起印度解放運動者的熱情！印度自由主義者與進步者遂聯合簽名致電馬吉爾，希望英國對印度迅速採取激進的民政政策，應與英印的獨裁合作，以增強對日作戰的力量。三月五日，英國國務院宣佈一項臨時會議，決定了对印度最後的態度；英政府發表談話聲明說：關於印度問題，將在聲明中重投一九四〇年所發表的宣言；允許在戰後給予印度以自治領地位。

當克里浦斯時便到達新德里之日，即與印度各方面的領袖正式商談，提出了英國方面的建議。在商談中，國民大會仍堅持印度獨立的主張，並要求立即成立國民政府。於是印度國教同盟也不同意英國政府的建議。

英國的建議被拒絕，克里浦斯乃向倫敦政府請示。英倫政府經過相當長期的討論，於是便派克里浦斯，根據建議的原則作最後諒步，但這種諒步充其量是允許印度自治。尼赫魯提出了國民大會的三個原則：

- (一) 當印度淪為戰場時，在任何情況下，印度人民必須單獨與盟軍共同對付敵人；
- (二) 印度人民必須獲得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包括國防權力在內)。

在盟國間獲得被尊重地位後，再全部動員人力和物力，作全面之抵抗。

(三) 印度應先獲得軍事上的勝利，然後再求印度問題的解決。國民大會應根據三項原則，拒絕英方的建議，解決主張印度必須成爲一個獨立的主權國。選擇，談判破裂了。甘地向國民大會具體提案：要求英人退出印度。國民大會通過了甘地的提案，並正式發表要求英國撤銷在印度統治權的決議案。決議案明白指出：這項決議案如被拒絕，國民大會即授權甘地出來領導「新不合作運動」。一九四二年八月，國民大會在孟買舉行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了「要求英國退出印度」的決議案，並準備發動「新不合作運動」。

這時，英印關係不祇僵持，且日趨惡化了。孟買政府雖然是在印度政府，雖然所有出席國民大會的全印代表。印度政府並下令禁止國民大會的

一切活動，且宣布國民大會是個非法組織。進一步實行高壓政策。孟買工人首先宣布罷工，繼之在新德里、赫達巴德、勒安瑞、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各地，普遍的發生了罷工、罷市、罷課以及示威遊行等激烈鬥爭。騷動的區域，最初在四海岸，以孟買、阿薩德、浦那等地爲中心，但隨後擴大到東南西北各個地區。騷動的時間近三個月，這是印度人民反英鬥爭史上少有的大騷動。

一九四三年春，英印關係仍強硬着，印度的危機在擴大，而解決印度問題的關鍵，是操在英國的手里。翌年，日本強盜突在印緬邊境發動攻勢，竄進曼尼坡上邦，並把印度帝國國旗的印軍軍旗拖在一邊，掛了出來。印度「的旗幟，去進攻印度。於是保衛印度的緊急任務便被提了出來。

一九四四年五月，英政府企圖解決印度問題，於是派維克多利亞、尼赫魯以及其他領袖，六月中，恢復國民大會的活動，準備打開英印談判之門。英印間的僵局快三年了。在三年之中，英國政府從未打算解決這個問題。

歐戰結束，世界職局的中心，從西方轉到遠東；舊金山會議通過了對殖民地揭棄「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同時在國際和平聲中，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英國政府在這此政治壓力下，不能不考慮解決印度問題。六月間，保守黨爲着在這此普選中獲得勝利，它便把解決印度問題當作選選的政治資本，以取得選民的擁護，於是便釋放甘地、尼赫魯等人後，英政府在倫敦和哥德里同時發表「白皮書」，提出了解決英印問題的新方案。接着，印度總督魏爾遜在西姆拉召開印度臨時會議。

「白皮書」的新方案，是改組印度總督的行政會議爲臨時政府，以英軍總司令兼任陸軍部長，其他如：內政、外交、財政各部，都由印人擔任。新方案的主要內容，不外是使印度走向自治，這和印度人民所要求的完全獨立，仍然差得很，因此，西姆拉會議仍無結果而散。

之後，印度人民要求獨立的鬥爭高亢起來，進入本年，各地嚴重的反英運動，如：暴動、罷工、騷亂的事件，層出不窮，這些，強烈的震撼着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英國統治印度已有八十餘年的歷史，殖民地的制度已到了被清算的時候，不自由的奴隸有權利要求解放了！在這個人民的世紀，和平不能分，自由不可無，一人不獲得自由，終將妨礙大家的自由。印度需要自由，與英國需要自由同一重要。所以，印度人民非獲得自由不可！獲得自由的強大力量，正驅使印度三萬萬八千萬人民反抗英國繼續在印度統治。英人一旦離開印度，印度人民就一日不能停止鬥爭。地球上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印度人民不要求自由和爭取獨立時！

要求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

新階段

石嘯冲

蔣主席的「四項諾言」和平建國綱領」上的自由，這沒有給民權以保障。這是證明口頭上的諾言和紙上的決議，尚未成爲事實。這當，就要求全國人民加強主張努力，進行起來爭取！把「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立刻在全國各地成立起來，向爭取自由民主的目標鬥爭吧！

(一) 四項諾言需要兌現

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日，曾宣佈了四項諾言：

- (一)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 (二) 政黨之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應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 (三) 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自由下而上之普選；
- (四) 政治犯：政治犯應獲許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這是表明政府已決定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了。關於「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在現代各國家之自由，且有居住、遷徙、通信、教育、旅行示威等自由。可是在中國，我們今天還在爭，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到現在還沒有獲得保障；親善人民權利的法令，仍在束縛人民；司法與警察以外的機關，依然在非法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一個總統的保長或者當地的軍隊，可以隨便捆綁、毆打或拘禁人；一個黨部或特務機關，就能隨便干涉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甚至加以拘捕和拷訊。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這在一般民主國家所經看到的現象。

我們進一步說，在一切民主國家，就是警察機關也沒有褫奪人民的權力，因爲它僅是負有維持治安的責任。如果在中國允許警察機關有褫奪人民之權，那實在是違背了民主的原則。

其次，關於一國的政黨，取得合法地位，本是民主國家的常規。去年國共兩方面對這個問題也曾作了廣泛的商談。在「國共會議紀要」上，這樣的指出：

「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共兩黨與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不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本黨應尊重各黨，今可即行承認。」

蔣主席今非席宣佈：政黨的合法地位，得公開活動；如其能做到，這當然有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推進，將使全部誤制「異黨」活動的法令，全部取消；將使「異黨」以及民主人士活動



全國民主人士 要求政府釋放中的

政治犯張學良

「雙十二」事變已歷九年多了，事變主角張學良氏已度過近九年的困苦生活。他沒有能擔負起神聖的抗日戰爭，却却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的勝利和中國走向自由民主。中國走向了自由民主，張氏也應該恢復自由了，他的九年不自由生活難道還算得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發生了驚人的事變。當時担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張學良和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向全國通電，向蔣委員長舉行兵諫提出八項要求：

- 一、改組國民政府。
- 二、停止內戰，立即抗日。
- 三、釋放最近在各處逮捕的救國會領袖。
-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 六、開放民衆黨運動。
- 七、確實履行總理遺教。
-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

當時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對時局的主張和張氏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共同對蔣委員長表示：「不能再打共產黨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內戰應即停止，全國必須聯合一致，反共日寇。這就是著名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的各種特務機關與特務人員，當全不存在，果能如此，民主政治亦可指日實現了。

復次，關於普選問題，以前歐洲許多民主國家大都實行過，我們不去說它。祇就戰後的幾個

被解放國家來看，它們都在實行普選，如：法國西、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

波蘭、阿爾巴尼亞等國，一致遵循着地方自治權的民主途徑，實行自下而上的普選，這完

全是適應民主潮流。過去，我們政府的措施，都是向着剝奪地方自治權的方向走，如所推行的

保甲，便是束縛人民手足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推行，無疑的是妨礙着地方自治的推進。蔣主

席這次宣佈：「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應該說是在適應人民世紀的民主潮流。但是，實

行自下而上的普選，說是要「依法」，這點却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依」誰的「法」呢？「依

甚麼「法」呢？就歐洲的普選例子說，那些國家都沒有「依法」進行，因為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普

選，本身就是民主的合法的呀！中國的普選，為甚麼要「依法」呢？「依法」的普選，同樣是違

反了民主的原則。我們認為：實現地方自治，要從廢除保甲制度始，要從民主的普選始。

再次，是釋放漢奸以外的政治犯問題，政府既然承認各黨派取得合法地位，那末政治犯就該

無條件的釋放。中共黨人應承認恢復自由了，之外，尚有張學良，楊虎城、費蒙、葉挺、車耀先、

羅世文等等無數政治犯，還在獄中；而且嚴密捕人，查禁政治犯等類事件，接踵着發生，集中

黨還沒有宣布取消。

這些，都須要我們要求政府兌現；用事實給諸實作保證。

因為今天，全國人民的自由並沒有獲得一絲一毫的保障，舉例說，在重慶因政治協商議期中

，人民的集會經常被特務分子擾亂以至破壞。在渝白舉行的講演會被暴徒們擲石打散；武裝警察

搜在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住宅，二月十日在機場口更發生了驚人的血案，所有這些例證，難道還

不夠證明中國人民沒有自由呢？

（二）要犯「諾諾」與「決議」變成事實

政治協商會議圓滿成功，公布了「和平建國綱領」，「綱領」的第三項明白規定：「確保人

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這一紙「綱

領」，畢竟未乾，便演出了陰都血案的醜劇。

這說明了甚麼呢？它標誌時代的反動者企圖扭轉歷史車輪。

誰也知道：時代在疾馳，世界在改變，全球民主的潮流，已變成了巨浪，把舊時代的滾滾翻

到大海里，新的人民才成爲成了江海。歷史在打開新頁了。正因為如此，舊時代的滾滾還在眷戀着

舊的地位，想保持他們舊的地位，如何保存呢？就只有用最後的暴力來扭轉歷史了！這怎么可能呢？

我們再舉歐洲的例子說吧：南斯拉夫時代反動者沒有辦法來保存他們的舊地位；法蘭西人

民開闢了新時代的滾滾，扭成了民主的聯合政府，義大利人民展開阻止王室復位的鬥爭，最後偏得

了民主；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人民同樣以新生的力量，摧毀了舊的力

量。今天歐洲各國的統治力量，不是舊日站在人民頭上的舊傢伙，而是人民自己的新代表。從這

事變的當時其首領後者于各地對各方新聞一致指

斥蔣張其是禍端。罪孽深重。軍委會曾下令各報新聞張學良

的本兼各職，文曰：「張學良十二日通電叛國，魂飛痛

恨！該員身軀無辜，原在中央曲予奉命，與國同難之

中，當此國步艱危，朝野將危之際，該員竟敢作

主張，該員以身負重職之人，行同國賊，以身爲軍人，

竟首犯軍法，實屬違法濫刑。張學良應先將本兼各職

交軍事委員會發給，嚴懲無赦！此令！」

當時政府的計委會也發給普選詔書，喜詔曰：在各

地的報紙上。這詔書其時政務委員張學良，他即被逮捕

，且由軍法審判。最後判處有期徒刑，總共五年

，隨又放他，實屬濫加罪責，迄今已九年多了。

楊成城於一九三七年曾揭發吳佩孚，出洋考察，抗戰

軍興後被放國，但他也遭了與張學良同樣的待遇。

最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人民自由權利問題時，中共

代表周恩來曾正式表示：要求政府釋放張學良與楊成城

等政治犯。周氏說：他們在九年間爲了拯救國家危境，

發動「雙一二」事變，固然曾犯一罪，但動機不壞，當

在軍官之列。就其法律來說，有期刑早已過期，他們

應該恢復自由。蔣政府不念舊惡，要他們「特種團功

」。

如果不知道「西安事變」事情的人，今天看到各方

在要求釋放張學良與楊成城時，聽覺有點詫異。因此，須

要我們附加敘述：一九三六年的一「雙一二」事變，乃是

中國歷史上轉到抗日的一個重大的關鍵。一位政治家這

樣說：沒有「雙一二」，就不會有「七七」偉大的抗

戰了。「西安事變」之後，南京方面曾調集各派軍人土

堅絕反對，與各方說說商議之下，雙方迅速的得到了協

議，蔣委員長安返南京。至於具體的協議如何，到今天

還無人將它透露出來。

內戰從此中止了。

救國會與蔣會商了合作；

救國會與蔣會商了合作；

救國會與蔣會商了合作；

一語說，就是：以證明：時代變了！

時代在變，世界在變，中國能不變嗎？站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豈敢想一心保存舊的地位，是否可能呢？歷史的答覆：是肯定的！

正因爲如此，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獲得了重大的成功，它的成功乃是中國人民百年來鬥爭的成果，從而可以說，這次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由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結束，全國人民所要求的，跟歐洲以至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一樣，是自由民主。由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全國人民所要求的無條件停止內戰，其實現了；全國人民要求的自由民主，已載在「和平建國綱領」上；政府已廢止並修改了四十八種法令，這一切，是指明中國在轉變中，只有那些舊的時代法流，纔永遠留在人民的頭上，纔不懂得這種變的道理，纔企圖「以不變應萬變」！首先他們忽視了人民的力量，他們不懂得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反抗的；誰要反抗，誰就會被人民的血汗淹死！歷史的教訓够多了，應該記取吧！

中國人民的力量，不正確過頭的浪濤，就以反對內戰爲例吧；在這次鬥爭中，站在鬥爭第一線的是青年學生，但支持和參加這一鬥爭的，却包括了最廣泛的階層。除去代表大買辦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少數統治者外，自由資產階級與中小地主，都走進了鬥爭前線，這是證明民主陣線的擴大，人民力量的雄偉。今後，民主陣線將日趨擴大，而爭取民主的力量將日趨雄厚，那末，反民主的力量是可以阻力和輕視的嗎？

顯然是不能的！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之獲得成功，就證明否決了反民主的議會們底企圖。現在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已經形成了。但還是不夠，祇憑這個前提條件，依然是不能實現民主，今後要使中國民主主義實現，絕不靠蔣主席的「四項講話」，以及蔣協運動的「和平建國綱領」等等號，全中國人民必須加強主觀的努力，把口頭的諾言和紙上的決議，變爲事實進行。

(三) 行動起來！爭取自由保障

我們爭取自由民主的徹底實現，首先要使蔣主席的「四項諾言」完全實現，就是要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提出實際的具體的辦法：

第一、對於政府宣布廢止和修改四十八種命令，不祇是宣布就算完了，應該使其全部兌現，把那些重以侵犯、限制或以剝奪人民自由權利爲目的而制定的法令，列舉出來一一予以廢止或修改。

第二、政府應該立即把司法和警察機關以外的一切曾經逮捕、審訊、處罰以至羈押人民之特殊機關——軍統局、中統局以及集中營等等列舉出來，明白宣布解散。

第三、政府應該立即宣布：任何黨部都無權直接或間接干涉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黨部都無權過問；同時，它也不應無條件命令司法與警察等機關去過問。

走上戰場去，在蔣主席的八年抗戰期間，他是不自由的。

在抗戰期間，他們在那裏呢？生活怎樣？到此刻為止，也許只有負責「看管」的人纔能說得仔細，因爲九年中間，從無辦法可以聽到他們的消息。

據說只有宋子文去看過他們，此外誰也不准見。據說：張氏最先拘在奉化附近，一九三八年移押江西奉新，一九三九年又移押西河縣，一九四〇年移在黃州修文，楊氏被逐時同他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張忠曾與張、又轉成廢康表，在晉陽割治，幾于喪命。

一九四〇年時，據說東北特務主任謝文耀、馮福麟等，請求當局起用張學良，但無結果。同年香港方面人士曾贊助林樹運動，要求釋放張學良，蔣委員長及政治協商會議領袖也有此主張，但見以後太平洋戰爭發生，軍事問題又趨緊張起來。最近在政府舉行時，中代表周思來氏再度提出釋放張楊的要求，大部分代表贊同。但是政府代表都予以解釋：對張楊還得「大部釋放」；主要理由是：他們不是政治犯。蔣方子爵得很有趣：「蔣主席處理這件事，實在是由於愛護，張以父事蔣，蔣以子待之，也許是愛護兒子要嚴厲一點。」

不難想的人可以知道：一九三〇年當東北軍與汪逆張學良舉行擴大會議時，張學良挺身而出，東北軍人，將北平反中央的聲援一掃而空，因此張以東北軍人，受任蔣主席委派的全國陸海軍副總司令，他的軍隊實力，特別因爲裝備現代化，與中央軍有過之無不及。之後，東北軍雖然完全「國民革命軍」化了，直到今天，不少下級軍官還是東北派武裝的學生，不少士兵也還是以前張氏親自帶領的。而東北有三千萬人民，也還沒有忘記了張。東北光復了，他們才有權有榮回家，抗日戰爭勝利了，中華民族解放了，張學良也該到了恢復自由的時候了吧！

最後，我們簡單介紹一點張學良的學習底蘊吧！張學良的天資很高，思想很新，眼光很遠。他在一九三二年遊歐美，歸國以後，他開始閱讀書了，研讀許多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第一等學說都有心得。他也想到中國的出路問題，當時他認為中國不發動抗日戰爭，就會亡國滅種了！因此，他反對蔣氏的內戰，傾向蔣委員長舉行抗戰！究竟他這一舉措是功呢？是罪呢？讓全國人民們判斷吧！（小魚）

第四、政府應設立即宣布釋放漢奸以外的所有政治犯；並聯合各級軍、政、警、憲及司法機關一律執行，不得拖延、隱匿或秘密殺害政治犯。至於特務機關所拘押的政治犯，亦應即刻釋放。現在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多日，和平建國的大政方針亦已確定，應將着手做的事情，就該做了。首先應應做的：要馬上實行將上述的「四項諾言」。現在人民的自由權利毫無保障，例如：集會結社依然不自由，特務到處橫行加以阻礙；言論出版仍受限制，大後方雖然取消了審查制度，但收復區並未廢除。在這裏，新聞檢查在制度上仍然存在，書籍雜誌還不能自由發行，影劇上演遭受不合理的審查。許多政治犯仍深置監獄，未獲釋放，甚至冤獄不能伸張；反之，大批漢奸却逍遙法外，而為軍亦依然盤踞自衛。這些舉動大者的問題，不應該立刻解決嗎？

在歷史上，中國的政治改革，總是非常的遲緩，當前已是個非常時期，凡事都須迅速進行。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局面是：遍地瘡痍，民不聊生；加以由於過去：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以及掠奪者和被掠奪者的關係，致形成了人民和政府的對立，不改善這種對立關係，那末，人民就永無寧日，改善這種對立關係的前途絕望，是給予人民自由權利，人民獲得了自由權利，民主政治纔有實現的可能！

當前全國人民所要爭取的是自由權利。根據「和平建國綱領」附記第二項之決定：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附記」第二項這組織職：

「地方參議會，律師公會及人民團體代表會同組成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那末，全國各地就該馬上推動成立這個團體，以爭取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同時，我們要大聲疾呼：現在是尊重自由實行民主的時代，不是暴力的恐怖時代。暴力只能危害個人或幾百人，却不能震動廣大的爭取自由的人的心；暴力只能殘殺幾個人或幾百人，却不能震動所有愛自己的和平人民；暴力縱可控制一時一地，但却不能永遠橫行和到處橫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嗎？

上海「文匯報」在「暴力是扯不轉歷史的」社論說的對：

個父四十年來的革命經驗，是在暴力高壓之下累積起來的，國民黨六十年的革命經驗，也是與暴力鬥爭換來的，難道今天還願意看在自己統治之下暴力橫行嗎？（二月一日「文匯報」是）！便用暴力的笨伯們，應該體看一下中山先生的革命經驗和國民黨的革命經驗，也應該看一下希特勒政權和墨索里尼政權是怎樣崩潰的；而歐洲各個新民主政權又是怎樣建立的！

當前時代不是暴力的恐怖時代，而是尊重自由的民主時代。

使用暴力必歸失敗，自由民主終必實現。恐怖主義者的暴力，扯轉不了歷史，人民的自由民主力量能變革歷史和創造歷史！

全中國人民今天應該是發揮自己力量，從事變革歷史和創造歷史的時期了，必須行動起來。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

問與答

「洋客」是甚麼？是雜誌的名字嗎？

問：貴刊前曾登載過題目「洋客」的文章，「洋客」究竟是什麼東西？是一本書還是一本定期刊物？內容是怎樣的？

答：「洋客」是美國陸軍軍供一般士兵閱讀的戰時刊行的週刊，英文原名是「G.I.」是「美國人」之意，「洋客」係譯音，與原意相去頗遠。該誌特色為：不但它的讀者對象係士兵，即編譯、採訪等工作人員亦無一軍官。文字淺解通俗，多用士兵俚語。因此，「洋客」可以說是一本純粹的士兵讀物。它在美國戰時出版界中是一種有特性的雜誌。在其創刊號中美國故羅斯福總統寫過這樣的幾句話：「這是我們敵人所無法了解的。一本刊物。他們不能了解；何以士兵應該有表示自己思想和意見的權利；他們不能了解何以士兵——甚至一般人民——除了他們領袖所規定的思想以外，還可以有其他的思想。」這幾句話很足以說明創刊該週刊的用意。該誌創刊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時風行於世界各戰場，極受美國一般士兵的歡迎。去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該刊亦於十二月停刊。（譯）

卑星種一，謀預的恥無最個一。是『它出指會大功或議會商協治政觀慶界各階階，案血階階的日十月二
接直部黨市在』：出指指總乃，申青報的『制控飽同國全向』在們他』！案血重戰『前案件一，動行的部
，名為會大觀慶加參以出作會竟，下之日化天光景映曠日萬在，地在所都陪在，表代體國民人的下之導領
協協政對表然公，件文表發義名用盡，揚會公張，席主春搶，旗兼硬軟，手打使指而隨，誌標頭席主取關
主對對是也！辱侮然公種一的家國對是這……土人會與及人同團席主定推原打殿，表代協政打殿時同，議
』辱侮然公種一的民人國全對是更！辱侮然公種一的席

慘劇上演之前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委員會參加各團體：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中國勞動協會、全國郵務總工會、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中國農業協會、政治協商會議陪都文化界協進會、中國婦女聯誼會、雜誌聯誼會、新出版業聯合總會、華北政治經濟協會、陪都青年聯誼會、重慶青年會、東北政治建設協會、中國木利協會、中國職業青年社、育才學校、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東北文化協會、音樂藝術社、中

驚人的陪都血案真相 (重慶特訊)

東方黎明

國學生導報社、社會大學、星海合唱團等二十三團體，為表示人民對於政協五項協議的擁護，與對主持會議的蔣主席表示崇敬，和對於政協各位代表的慰勞，發起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他們為需要使陪都所有團體都能參加，會經舉行三次擴大籌備會。對於市農會、市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均發給通知，且隨時在報端披露籌備消息，但該團體等，始終未派人出席。大會決定於二月十日上午九時半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會場係同警察局洽借。至九日夜

開十時，突有市農會理事劉野進、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森等四人，攜帶市農會銜符的並無團體公章的所謂八團體「公函」，至籌備委員會辦事住宅，聲請參加慶祝大會，并須出席為大會主席。章氏當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個人甚表歡迎，籌備會且曾發給通知，以未見派人出席為憾，自然也都有贊成。」彼等表示：「通知僅有三團體接到」。但再問以既經通知，何以始終未派人出席，則又支吾其辭。章氏當晚即商請其他籌備委員，次晨臨時多預備主席團標誌，以便彼

等參加。

慘劇的發生

二月十日八時前，大會主席團尚未到會之際，台下即為多數流氓暴徒佔據，台上忽有大會並未準備之樂隊，並有非大會籌備人員主持主席台上，散發另一宣言標語。劉野進及市黨部委員與市教育會理事長吳入初、市商會秘書周德俊、市黨部科長陳慶山等到場甚早；市醫師公會李森普、市總工會李克愚、市婦女會理事長傅爾翠等，亦隨即趕到，陸續索取主席團標誌，均一一發給。時近九時，台下打手個個

開會，連聲吶喊，大會以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尚未到會，請台下眾眾稍待。臨時參加大會之市農會、總工會等團體要求參加主席團，雙方正在協議推舉主席團發言人之際，台下「一身着黑衣長衫，金戴呢帽者，以遲未開會為由，上台質問，並擬自作主席。眾乃怒以其非大會籌備人員，請其下台，彼遂辱罵章氏，台下暴徒，從而附和，此時場已成騷亂之勢，真正是會之羣衆如：中華全國郵政總工會、勞動協進會、育才學校及新出版業協會等團體，均被暴徒隔絕於後。是時，

劉野進、吳入初、李森普、李克愚、周德俊、龐儀山等即藉佔據音機，宣告開會，劉野進則自稱總主席。且「行禮如儀」，政協代表郭沫若、會琦、陳啓天、張君勱、梁漱溟、沈鈞儒、李煜庵及羅隆基等，均先後到陣，但台上左右方均為暴徒佔據，不斷狂呼亂叫，此種情勢，顯示將有一場慘劇發生，劉某於行禮請友入選場後，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抗議其未經大會籌備會同意而擅作主席。施復亮並向眾衆抗議。是時，沈復亮被多人擁上主席台，先後向

李公樸、章乃器、顧覺等毆打，並以極不入耳之詞辱罵。李為數十暴徒圍毆打，頭破血流。

政協代表郭沫若等請他們不要毆人，也隨即被毆。原來，郭沫若氏全家赴會，夫人李公樸於暴動開始時離去，郭以手護李公樸，遂為流淚數十人毆打，左額青腫一大塊，身上遍受拳腳，眼鏡被擊落，後為朱寶珍女士拾還。郭氏被推下台時，幸有人告憲兵保護，由當場之憲兵某排長及憲兵三人保護郭氏離去。其時，馬寅初氏亦趕來參加，身著馬褂，手扶一束稿子，當場亦被流淚毆打，並搶到馬褂及稿子。

馬氏原定今午與人證婚，清廷酒價與憲參加此會，不意竟遭毆打。當道警察正在毆打上述諸人，而台下打手亦同時向勞動協會毆進，台上打手並將拳頭向該會等亂揮擲；計被毆重傷的有陳培志、冉瑞武、梁必思、顧佐衡四人，新民主記者郭錫生、姚江屏、大公報記者高學邁動令不必動武，也被毆打。這有一位趕避的，為潛掩護李公樸，也有數人，此外負傷和失蹤的至少也有數十人。

郭力子氏步行到會時，沈鈞儒、羅隆基、李德全等避若以流血經過，郭氏表示憤慨。高擁台上之暴徒，復要求郭氏上台講話，郭拒絕，並云：「我不講話了，打我也不怕！」

怕！暴徒等復以罵罵加諸郭氏，郭氏終被拖而去。暴徒多人尾追沈鈞儒，緊請其回去講話，至參政會附近，沈氏搭乘友人汽車始獲。

當郭氏到會時，一軍官面告郭氏：「我對今天這種暴行：『表示抗議！』另一軍官面告郭先生：『政協已經成功，為何尚有此種暴行。』郭氏答稱：『我也不知道啊！』

在場之周仲齊女士，目視流血慘劇，痛哭失聲，悲憤萬分，周恩來氏趕至會場，目擊慘劇，搖首嘆息，凜然泣下云：『這是什麼國家？！』

勞動協會來的人相當多，因為接受了打手不許還手的命令，所以被毆重傷的人，但結果依然包圍住了暴徒再向打手，名呼陳雲鶴（第一次法院開庭時名陳雲鶴，第二次改口自稱係謝雨西），身帶有新民主記者協會信封，外註附五千元字樣，內裝盜用名義油印的日號多張。此人當由該會移送法院。

至此，委委會原推的主席團和政協代表會籍、梁漱溟、羅隆基、陳啓天、章伯鈞、莫德惠、張君勱、李福慶等趕到，見此情形也紛紛折回。場內參加的僑僑團聚眾先後率隊離去。劉野塵等領導打手數

百人依然持旗開會；演說時，公然反對重訂憲章的協議。他們預先準備好的盜用本會名義的告市民書和口號，繼續在場散發（早先已在場散發）；一暴文武配合的亂劇，即忽起忽束，對野塵自始至終均在會場。事後竟該報受辱，實在是極下流無恥之能事，是在在場的，除了中國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許多外國新聞記者，均亂情形，開有一部分已攝入鏡頭。

當天下午，在「新蜀報」上發現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市漁會、市婦女會的廣告，認指勞動協會和育才學校的「大漢」揭曉會場，毆打會案，該報還有一篇社評：『要求嚴懲揭曉會場的騷擾』，而且說到劉野塵代表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李公樸不應該阻止他當總主席；十一日的「新蜀報」上復發現該團等廣告，竟把並未開列隊伍，更未攜帶標幟的民主建國會會員也列入打手了！

同時，中央社發表這樣的消息，略謂：該會籌備已久，實際負責籌備者，為章乃器、李公樸等，至前日晚在遷由大漢軍乃器處，商定大會主席團人選，為市農會代表劉野塵、市總工會代表譚澤森、市商會代表周德侯、教育界代表吳人初

、婦女界代表傅伯章、及各界代表關寶航、郭德金、章乃器、古澤、李公樸、張翼、李德金、李森濤、史良、施復亮、黃次成等，并邀請郭沫若、邵力子、周恩來、李煜塵、沈鈞儒等參加。

昨晨九時許，參加大會民衆即陸續到達，計勞動協會約四百人，育才學校約百餘人，新華日報百餘人，市農會總工會市商會等團體約二千餘人。

九時半開會，主席團章乃器提議由李德全為總主席，而周德侯則以擴大籌備會場書謂：我國農民最多，提議以農會代表劉野塵為總主席，台下鼓掌表示贊成，劉氏立即宣佈開會，領導行禮如儀，在致開會詞時，李公樸以不應充任總主席，阻止劉氏發言并奪去劉氏手中之搖鈴器，一時台下嘩然，民衆紛紛擁上主席台，秩序大亂，互相毆打，劉野塵、李公樸均面受傷，朱其璠手部，施復亮胸部，郭沫若左額亦略受微傷，是時警署趕至排解，並保護沈鈞儒、郭沫若等出席，李公樸等就到市民醫院，劉野塵亦因傷出席，由周德侯代理主席，繼續開會，市民數人致詞後，通過宣言，高呼口號散會。

重慶各報記者高集、浦熙修、梁柯平、石西民等四十二人，以中央社報導失實，特聯名呈公開信一

對救濟社，指出不符事實者為：

(一) 肇事原因起於主席台上之爭執，緣大會總主席問題正由主席團協商推舉之際，劉野樵即擅行宣佈開會，自任主席，李公樸正擬上海與之洽商時，即遭暴徒毒打，慘劇因此而生，曹社所云「臨時推舉市農會代表劉野樵為主席」，與事實顯有出入。

(二) 此次不幸事件之發生，係暴徒事先早已有計劃有組織之佈置。彼等事先已準備「大會宣言」、「口號」，身懷鐵器碎石，行兇之時，有人分組指揮，憲警無力阻止，曹社云「民衆互相毆打」，亦與事實不符。

愛國大同法院告警

慶祝大會上受傷較重的李公樸、陳增志、梁永恩、顧佐衡、冉瑞武等五人已於昨日委託史良及林亨元二律師向重慶地方實驗法院告發，被告因人不只一人，待調查清楚後再正式向法院起訴，昨日因嚴肇勞動協會會員而被羈禁抓到的兇手之一謝雅甫，也經送實驗法院究辦。法院檢察處已於昨日下午將李公樸等五原告及被告之一兇手謝雅甫等一、一驗傷，並於四時許開檢官庭，檢查庭關係由該院檢察官孫濟主持，直到七時許才訊問完畢，結果兇手謝雅甫准予以五萬元交保出外。據某律師對記者表示，此案案情複雜嚴重，兇手竟以五萬元交保輕釋出外，殊不注意。此案尚生後

一被社會人士極為激憤，咸盼司法當局秉公正態度辦理，以維護人權。

向全國和全世界控訴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十一日下午假中蘇文化協會招待中外記者。報告十日無辜暴徒破壞慶祝大會，並見慶政協代表及社會名流事實真相。李德全女主席，以悲痛之語謂，痛斥暴徒之醜行。並稱：政協會是經過各黨派及政府所同意召集的，蔣主席有堂堂正正的閉幕辭，為何不能慶祝，而竟釀成大慘案，真是抱歉而悲痛，豈乃器氏報告，無辜暴徒擾亂會場之經過稱：我們誠懇地歡迎各國參加共同慶祝，決未料到別人有陰謀，郭沫若氏為被毆對象之一，是日亦出席報告被毆經過，左額被毆而隆起之紫塊，仍未消除。郭氏稱：頭上挨了幾拳胸上挨了幾腳，沒有關係，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這種波折是有，這回的事對蔣主席太不尊敬，因為五項協議都經主席、各代表、各在場記者、旁聽者起立贊成，現在發生這件事，有什麼理由！我完全同意這件先生同都力于先生的看法，這次政協會完全是國民黨的成功，收獲最大，恢復了抗戰初期時國民黨所佔有的光榮地位，各黨派承認三民主義為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承認國民黨為第一黨也承認了蔣主席是領導和平建國的民族領袖，呈

現了在中國歷史上未有過的空前團結一致。在這種重大轉變的時候，有一些人是抵不過十八年的頑固思想，想破壞政協的成功，這對全國國民及建國事業是大破壞，我們要設法阻止這種舉動，迅速實現四項諾言。李公樸先生因傷留往市民醫院，特委託陶履齋先生向各界人士感激而往慰問之意，並稱：受傷並不悲痛，為爭取民主死無憾，死且不怕，那怕受傷，陶氏稱：郭沫若先生報告時含笑而語，而實際上心實是痛苦萬分！這種暴行，只是暴發了一部份人的醜惡，而更加了爭取民主自由者的百倍勇氣。該會大旗為暴徒擄去，多人重傷，勞動協會代表報告工友被毆經過，出手打暴人徒為工人等捕獲一人，已解送法院，並請史良林亨元兩律師依法起訴。

血案的關鍵

這次血案的關鍵，應該指出是一種預謀：

依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本案關鍵的所在：

一、事前通知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派員參加籌備，報上也早已發佈新聞，但均未見派人出席。直至開會前夜十時，突然要求參加，顯係出我不同意，使本會無法應付他們的陰謀搗亂。

二、以要求參加為藉，騙取主席團諾言，進一步搶主席。

三、未至開會時間要求開會，顯係想藉參加本會籌備的各國團體時而至，會衆增多，會使他們的搗亂陰謀難以貫徹。

四、交角或武裝衝突，俱同時要求提前開會，同時要求重推主席，同時軟硬兼施，對付勸阻他們破壞秩序的兇徒。

五、被毆傷的均係本會事先指定的主席團同人及參加籌備團體的職員和當時協同維持會場秩序的政協代表，事實昭然。

六、預先陶就盜用本會名義的告民書和口號。

七、以參加慶祝政協成功為名，發佈反對政協協議的言論。

八、事後捏造事實，登報反咬他人，萬目睜張，欲蓋彌彰。

九、嚴懲主犯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譚澤森、李克愚、李霖普，並澈底究究暴後的主使者及其他兇犯。

十、已經提送法院的兇犯陳雲鵬為本案重要線索，必須嚴究，並澈底追究衛成總部稽查處所發給的五千元保釋金，做何用途。

十一、嚴格查辦維持治安不力的負責當局。

十二、立即切實解散一切特務機

暴徒性質研究(轉載) 秦牧

陪都血案，全國人民在注視着，聞名的魚肝，在『蜀人的陪都血案』特訊中，已作了恰當的報導，這篇『暴徒性質研究』，更可加深了解這血案的內容。

被場口血案的真相，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是公開的祕密了。雖然五瓦雷鳴，暴徒們也組織起『伸張正義聯合會』(精彩!)，也喃喃咕咕講起法來，但是有什麼用?憑請報的常識，你相信大公報新日報的報導呢?還是信任和平報新蜀報的消息呢?憑爲人的良知，你相信陶行知和郭沫若等的人格呢?還是相信劉野樵吳人初的人格?憑生活的經驗，你相信聯名勸誡中央社的四十二個記者的眼晴呢?還是相信中央社記者的眼晴?你說好了。

這總是一件方便輕易的事，可惜!唯一能斷中是容易駁馬脚。這次，馬脚可露得厲害了。露在那兒?我想對場口口的血案細細推敲，研究一下暴徒的性質，我要根據劉野樵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根據中央社記者生花妙筆也掩蓋不了的事實，指出此聚的馬脚露在那兒。

第一件，劉野樵在大會開會的前一日夜至十時，披星戴月走訪章乃器，說要連同市教育會等加入主席團，深夜十時以後，這位劉野樵等及其下手可忙透了，要寫宣言……所以到隔天一早，這些要緊會原來所準備的東西都出現了!劉野樵是不兩天如來佛?屈指一算就知道自己明天一定當一總主席，所以準備得這麼周詳。看

他徹夜聚成那個樣子，不是決定『總主席席暗來弄』是什麼?不是存心霸佔會場是什麼?請注意這一點:就是暴徒們老早就準備霸佔會場了。

第二件，請注意這些市什麼會什麼會都是在國民黨市黨部直接領導控制下的團體，打得落花流水時，憲警不干涉，事後中央社對所謂『兩造』祇有記載這一『造』的言論態度，不背紀誹郭沫若、李公樸、勞協、育才學校那一『造』的言論態度，和平報中央報也是如此，唯獨和黨關係甚關係的大公、新民、商務、國民公報等却都仗義執言，這事真妙極了，值稱難能極了!如果不是和國民黨中某一部分人關係異常重大，馬玉祥何至慨嘆吟詩?國民黨元老王葆真何至吞聲痛哭?

第三件，試過斷傷者，大半是平日努力民主運動的人士，李公樸被鐵條打破了頭，郭沫若當頭槌了一錘，馬寅初被棍子打破了頭，章乃器亦挨了拳頭，施復亮給打得遍體鱗傷，沈鈞儒被尾追辱罵!……如果說是一民變五股，誰不能相信這黨民主人士忽然帶興動發，挺身鬥毆?如果像暴徒們宣稱的，說是勞協和育才學校所爲，姑不論勞協最近發表的政治主張和這批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張若合符節，更不論陶行知不是一個打手的組織家，說說暴徒說的句句對吧，勞協打了民主人士，事後『打者團裏打者』又招聚一堂，像酒酣之後的，相繼以法，互相攻擊地罵，難道這些人是發瘋了麼?可見大批民主人士被勞協、育才學生毆打之說，簡直滑稽。那裏給誰打了?『民衆』?眼力如此準，手段如此毒的所謂『民衆』，究竟是誰組織的，誰指揮的?關鍵就在這兒了。

五、賠償受傷者的一切損失及會場損失。
六、從速頒行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

七、國民黨大多數賢良黨員立刻起來肅清少數把持黨務破壞黨譽的反民主的敗類。

十日下午六時陪都各青年團體如:中政論壇之友社、中國學生導報社、中國職業青年、社會大學自治會、星海合唱團、陪都青年聯誼社、民主自由公社、中國民主實踐社、民主教育社、民主合唱團、星洲研究會等舉行緊急聯席會，當決議組織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後授會，並發表緊急呼籲如下:
一、要求政府嚴辦禍首;
二、要求治安當局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三、要求地方當局賠償醫治費及會場被破壞之損失費;
四、要求政府訂頒保護人民自由治罪法;
五、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之無辜青年及政治犯;
六、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同時人權保障會籌委會舉行會議，決定調查血案，人權保障會在兩週內可推正式成立。重慶沙磁區和成都的學生以及工人們已分別成立了『陪都血案後援會』!他們張大喉嚨正向全中國和全世界控訴這慘血的導演者和演出者!

記救國會領袖

沈鈞儒先生 (特寫)

陸 詒

他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就是政府的成功。
他希望：各界努力把「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組織起來！

救國會領袖沈鈞儒先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戰前，在上海領導全國規模的救國運動。抗戰爆發後，於八一四驅滬北寇。武漢淪陷前，在武漢領導文化界、從事抗戰工作。并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委員。新四軍事變後，參加民主同盟為救國人士，努力民主運動，成為該同盟的領袖之一。在重慶，他還是律師公會、執業律師、常務會務委員。他已年有七十二歲了，但他仍思想行動，都像一個青年，好多人稱他為「老青年」，這是不過譽。因為他生活活潑，以迄於民國，一直為實現民主政治而努力，從不稍懈。手稿到日趨愈多，整理不暇，特將大家羣衆的緣故。

在重慶，沈君想回滬的第二天，沈鈞儒老先生從重慶回到了陝西九年的上海。

好多沈老的親友，預知沈老將返滬的消息，曾聚於碼頭去迎接了三天，但是他沒有到。而他在二十日轉到內時，適逢此間民主促進會舉行該項責任之及其他重慶民主運動人士的茶話會，因此很少人到碼頭上去接他。

上海人對沈君抗戰前在蘇州坐過牢的救國會領袖——沈老，並不生疏。許多人曾親臨他在二二八紀念日舉行到大的無名英雄墓前，也有許多人在天后宮橋市商會的禮堂裏，聽過沈君聲勢浩大的演說。在滬路上法政學院中，更有許多青年學生聽過他的教誨。他是屬於人民的，一生爲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人民決不會忘記他。因此，在他抵滬的翌晨，消息已傳遍全市，老幼咸知，男男女女，熱情的與不太熱情的友人，紛紛到他公子的寓所去探訪，拜訪。車上的時候，他在一家友人家中，與許多好友，握手重逢。他穿了一件綢質的舊皮袍，銀髮飄拂，這恰在良辰（沈老重慶寓所）時一樣的熱情的呼朋友，很切切的問到每位友人的日常生活。

午膳之後，沈君對於大會就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可見在座的友人，這特別關切到救國會與沈君相。於是無聲無息之的講當時的情形了。

沈君在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他們也邀我出席的。那天，我和茅盾先生郭沫若先生等欣然到會。在會前，我們已經發現台下有兩種不同的告全國同胞書。因爲政治協商會議政府代表方子先生到滬，才宣佈開會。聚衆中的一部分，已表示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大聲鼓譟，并再三詢問爲什麼不開會？後來有人一躍而上主席台，宣佈開會。其時會場秩序，已經一片混亂。行禮如儀之後，才公推因爲是大會的總指揮，所以要開主席台。然而來的主席一言，即有人上台。

第四件，值得注意的，是暴徒們的武器。四十二個記者公開證明暴徒們手執鐵條，如果執條條內是所謂勞協工人和育才小學生，對野性的關袋早破了，但「受了傷」的這位「農民代表」還是生龍活虎似的到百餘醫務招待記者，次擺擺席，那個被搬送法院的暴徒之一謝雅甫也未受鐵條所傷，反之，勞協和民主人士却多難了鐵條。中央記者對警備隊最無興趣，據說當時他看不見，事後又有醫院傷單可查，「毋庸贅述」，（讀報真難，真是一類消息，話者們祇能親自往醫院看傷單，中央社記者，是而得報告武器名稱了。）但我却想一述一述四述，這些眼看到對野性來的「民衆」軍先早已身負鐵條，你祇不能說李公波被破滅是給「棉花」打傷的吧。總不能說郭沫若是給一彈風吹倒的吧！可以作爲暴徒鐵條的第五個特質，是研究他們的政治主張。對野性這區域地談起這區區石子的「暴呢？似乎他對擺石頭的狗東西更惡極了，而對政治協商會同情極了！那時候從前曾經代表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幫忙「協進」什麼？沒有！他對這次政協成功真「慶祝」麼？不！他想反對協定，反對政協的協定，怎樣不把那篇宣言書讀一下呀？怎麼不把那些深夜油印的口號發一下呀？

根據這五項特質，我判斷這次血案是頑固的槍斃者所策劃，流彈地落在劉野性之流的手掌上盡動，劉野性之流又在另一些人手掌上盡動。這事情太嚴重了！全國老百姓如果不能領手揮斥，中國不知開成什麼模樣了。

「黃台之瓜，何須再摘」？我國和這血案關係密切的人，細細品味這句話。



文化的「禁城」(南方紀行之二)

陳原

在本埠第一、二期的「如此廣州」一稿通訊中，已把廣州的外貌描繪出來。這稿「文化的禁城」給廣州畫了可怕的輪廓：娼妓之多，賭入隨聞，「娼妓文化」使人吃驚。當局控制輿論，窒息文化，弄得廣州變成沙漠了。祇是沙漠還沒甚麼，可是又是一座禁城呢！

我到上海還沒有半個月，便從「大公報」上讀到廣州的專電，說是有三個雜誌被禁止了。那原因據說是這三個雜誌要求民主和對市黨部在禁「反動」書刊有所批評。寥寥幾十個字，引起我無邊的恨恨。這就是救復風的「文化政策」麼。它也同時引起我無限的憂念……

我曾經長久住過廣州。在那暴風雨的日子裏，在那對暴的日子裏，和在那政復以後。有人這樣比說：廣州是文化的沙漠。然而何嘗是沙漠呢？在沙漠裏你要是埋埋了水泉，誰也不會禁止你去吃一口清水罷。但在廣州你將得不到這樣的福氣。誰要是發現了清泉，便會有人把他堵住，不讓你渴。這就是文化。這就是文化政策。這就是昨天的廣州，也就是今天的廣州。

十幾年前，在軍閥的統治下，每天有人失蹤，每夜有人流血。唱「義勇軍進行曲」，那是一種犯罪。學生被抓去，教員被抓去。於是我們的統治者「文化」來了。那就是：書籍；並且還公然成立以讀經為主的學院。還有就是：女人的綉袍，短不能過膝，袖短不能過肘，當局還特地

派出檢查員，專門檢查女性的衣服合不合尺寸，檢查女性的臂膊是不是露露。而在這之旁，聚集了全市娼妓的精英底陳非地，燈火通夜不滅，花指天天增加。出個把雜誌：不管你談什麼，總是屬於反動那一類，除非你受津貼，捧場。寫篇把文章，不管你寫什麼，也總是屬於嫌疑犯。隨時有請你去吃「無憂米」的危險。那時被香港出版的「大眾日報」，經常被禁入口。你只能在報販的暗衣袋裏買得到這所謂反動的言論……

十幾年來。然而到幾年前前的運動，決不能和現在比。像我們的襁子，眼看這今天的廣州，就不能不回憶起那匹駱駝的歲月……

但現在呢？果然娼妓集中的地區是沒有了。可是晚上你出去嗎。出去走走嗎。甚至不必在夜裏。只消傍晚，在唯一的公園裏面，前面走着一個年青的軀作笑容的女郎，後面跟着一個年老的婆娘：一對一對的，不，一串一串的，多到使你吃驚；後來連馬路上也常常看見這些兩人小組了。官方的統計說：論開開廣州只有一萬七千幾百個「尋遊女」，兼作「副業」，現在呢，沒有了。一家半官方的報紙說：自己已的數字

也一種可以說者嗎？何現在中國苦於不得入大學的人正不知有多少？你更不願更地放棄機會。

至於學校有特務，在今日根本無足稀奇，這東西正好似灰塵一般地遍佈散佈於各地，正如這世界上有尺蠖有細菌一般。難道因為有了細菌的緣故，而我們大家都不要活了嗎？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

特務也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我們自己的警惕。不覺覺。不堅強。而被他們乘隙攻入，加以搗蛋。你以為過去太暴露自己了，而且對同學方面沒有很好的聯絡，於是幾個人在那兒出頭露面，他們把自己和人家驅離和孤立起來，這當然是危險的。我認爲：我們應該經常檢討工作的缺點，與最嚴格的自我批評，尤其像你是一個領導全級的主席，更是必要的。但是最好不要一個人放在肚子中自己付量，要公開地同大家討論和批評；有缺點，必須糾正，想辦法彌補；有成就更不可沾沾自喜。頂需要的是應該接受批評。不要固執自用。

我看到你們祇有幾位同學經常接近，並且很起勁地做著各種事情，也許你們這幾位是團結得很緊密的，則當然很好，那末，此外和你們不接洽，感情不融洽就不能接近。或者丟了不管嗎？我以為這是很值得檢討的！

想想。感情等等方面，不契合的情形是有的，但我們得了這種所有的同學，就該從大處著眼。在大處相同。彼此就可以接近，小的不同，就不必計較了。單單計較小的不同，而丟開了許多同學，那是很可惜的。像「宗派主義」、「兩門主義」的錯誤，我們應該避免再犯。讓所有的同學都能和我把臂膀抱得緊緊的。

我們必須聯席一切同學，爭取每一個可能的對象，不讓每個個人都必須同我們一致，至於對於那些特務反動分子當然要時時刻刻的提防，並使他們孤立起來。在聯絡工作方面有許多同學做得很出色，但也有許多同學沒有成功，弄得格格不入。這是甚麼原因呢？恐怕是因為他們一開始便提出英雄主義式的姿態，滿口是成或敗。怎麼不失敗呢？

六月雜佳

▲日本文人也頗有想「學而優則仕」的。據最近所得消息，許多日本文藝作家都準備日本的競選，其中包括「初春」的風中野渡治，(鐵)的故事寫日本共產黨初期鬥爭經過，以曾在延安主持日本反戰同盟的岡野進即野坂廣為其中主人等。)

▲「未死的兵」的作者，反戰文藝家石川達三(曾被拘禁的社會黨人。)以及社會黨的作家荒加寒村，文藝批評家宮本福治。

▲文藝界人物動議一舉：赴美考察的曹芻及老舍均已回滬，行程大約在二月下旬；上海文化人曾舉會歡迎。

▲田漢到昆明後勤於寫作，史劇「大明」，「薩爾島」已先後脫稿，近更爲昆明文化界及地方法院趙路五等劇「陳回國」。

▲洪深一月底抵昆明導演陽翰笙的「草莽英雄」本月底開演(二月十五日)導演爲「陳開國」劇，演畢返滬開大學任教。

▲田漢洪深在昆明曾對雲南戲劇及民間花壇大加研究，並且爲鄧洪若的「孔雀胆」考古，而一游滇劇女主角「阿沫」的「節義寺」。

▲寺中現有羅漢五百尊，兩氏認爲五百羅漢的表情極有參考價值。

▲擴大劇社爲紀念昆明學潮，並宣佈死難四烈士演劇十次，均極受人歡迎。該社後於上月爲昆明女學籌款演出「婦女同學」演藝會，共三幕，連演五日，每晚兩場，雖未得票，而場場極盛。除爲之舉，且觀衆皆帶地而觀，有人贈出數百數倍。雖劇本寫作技術不佳，然其動人之深，超出一切演出之上，且每場均有流淚痛哭者。

▲昆明戲劇界爲慶祝六年戲團演起見

，特邀電影劇團亦歡迎慶，除團體外並推出田漢、洪深、范仲新、高竹村、陳逸濤五人，爲籌備委員推助一切云。

▲廣告而富有文藝性的實不多見，現在特美國「星期大文藝評論」上所載的廣告譯出數條，以與文藝家，商店老板，廣告社經理參考：

(一) 廣濟小旅店現在已重新開門了，當我參戰以後，它一直關了三年。這就是那一種古，農村小旅店，不花你太多的錢，距離主要公路又不太遠，你可以來滑雪，休養，甚至於可以在附近的田裏幫忙工作，換現金字用。

(二) 徵求伴侶——愉快而頑強的女人，四十初度，開得一手好汽車，要有旅行耐性，必要的時候可以極充度。

(三) 二十世紀裝一個孤獨的未婚少年，願意住到亞利桑那州浴在陽光裏的精美小屋，裝在好書和音樂之中。希望有適合以下各種條件的人才：廚娘，看護，秘書，女伴，女管家。應徵中選的人保證有好地方住，而且以一年爲期計薪奉。

(四) 也許在紐約某地，會有一個家庭，願意放棄一個房間而讓給一個年青的男性藝術學生做他的住處。

(五) 來自西方的一個誠懇的君子，現在行政界服務，對於書籍，音樂，戲劇，社會學，語言學均感興趣，希望找一個大的女友：無煙端莊，聰明而不太露，寬大而不太強，檢點而能交際。對於生活藝術感覺特別而沒有波希米亞人的作風。

(六) 科學家要徵求音樂家，願意找一位女友，天才固佳，平凡亦未嘗不可。

第四哥已在推行總額兩百萬美元的運動；大規模的民衆教育，將于第一年使三十萬目不識丁的人可以閱讀和寫字。

墨西哥的文盲本共佔全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九。此外，墨西哥還有三百萬個印第安人，當局準備先使他們先能閱讀印第安文，然後進一步學習閱讀西文牙文。

要求的，可是它並非政論刊物，恐怕沒有什麼過於激烈的地方。司馬文森到廣州的時候，我們個人打算辦一個雜文的雜誌，如果那樣的一個雜誌辦出來，恐怕三天的壽命也保不住呢。由於事實上的許多困難，司馬馬子決定先復刊「文藝生活」。第一期我是見過的，司馬一個短篇，陳殘雲一個短篇，算是主要的內容。第二期我也見過目錄的，我並且特地送了一篇愛倫堡論落水作家沙漢孫的論文去。我不知道一本這樣的文藝雜誌，究竟觸犯了什麼禁條？

最後的一種是郭非復編的「學習知識」。頭兩期我是見過的，那是一個學習性的半月刊；別說它並非從前「讀書月報」的化身，其「激烈」的程度，恐怕比起從前的「中學生」來，還差得很遠。那麼，它又是怎樣被禁的呢？

那被禁的理由想起來其實也很簡單的，「大公報」的電文說得極明白：因爲它們要求民主。當我由重慶回到廣州的時候，多少東西在重慶已經爛透了，此地還是一種犯禁。

誰說廣州是無文化的沙漠呢？這里簡直是一座禁城。禁城的統治者指白爲黑，你如果說是白，那就觸犯禁例。別處的人說是白，也就觸犯禁例。於是本地的人就被恐怖所威脅——黑名單，惡意的攻擊，無中生有的事實——外地的東西就給阻攔起來——用檢查、扣留、徒刑、惡嚇等等。但是有誰肯于坐禁城？廣州一個書業對我說：像「世界知識」這樣的雜誌，一千份到來怕不一下子賣光？

四六·二·七九·上海

278

